



料峭
作品

用十四封信诠释青春悲歌 /
被仇恨吞没的女孩 /
将疼痛混灭成离殇 /
水岸街上静默守护的少年 /
把生命留在那年夏凉 /



这些寄不出去的信，写满我爱你的字字句句。
我不敢说，我只是怕一说出口，
就不再是自己。

水岸街上的夏日来信

新生代 | 料峭
小清新作者 |
诚意入驻【花火】

里的信笺，点点爱恋，
青春是否也开出遗憾的花？



光明日报出版社



水岸街の夏日来信

料峭
作品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岸街的夏日来信/料峭 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2-4470-3

I. ①水… II. ①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807号

水岸街的夏日来信

著 者: 料 峭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花火工作室(北京)

封面设计: 张龙梅

责任校对: 张 翀

责任印制: 曹 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66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4470-3

定 价: 21.80元

001 零 楔子

004 第一封信

水岸街那个野菊花开满的
窗台，我是住在旧时光里
的姑娘

033 第二封信

S中高一H班，他就像别在
领口的那枚春天

057 第三封信

水岸街来不及带走的花，
努力开放了一整个夏天

080 第四封信

都怪七月在雨中迷路的乌
云，遮住了美梦里的天晴

094 第五封信

她满身风雨从海上来，花
火一瞬曾见过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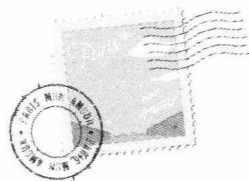
109 第六封信

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
谁懂我有多么难过

123 第七封信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
胆怯，偶尔脚步会慢一些

- 135 **第八封信**
那晚的星光过分美丽，那
天的暗恋芬芳满地
- 151 **第九封信**
躲在屋檐下和他听的雨，
很多年后想起还是很好听
- 176 **第十封信**
美梦里有怎样的气候，你
终于回过头看我
- 190 **第十一封信**
她心中延续和他的情感，
有一种迟到的美满
- 203 **第十二封信**
她想坐飞机去海边找他，她
想把红舞鞋轻轻为他抛下
- 228 **第十三封信**
谁在谁的温柔里绚烂，谁
能许谁一世欢颜
- 233 **第十四封信**
风居住的二十三号街道，
回首已不见你



零 楔子

水岸街的夏日来信



负责这个片区的邮递员一直都有一个困扰。

他总会收到一些奇怪的信，上面落落大方地写着：“寄信人：苏紫苏。”“收信人：陆临暗”。但那些信不是写着一些根本无法投递的地址，就是从一些杳无音信被打回。斑驳的邮戳代表着真实的地点，而背面却单调机械地印上“查无此人”。

他们背地里都称这个寄信人叫“麻烦的二十三号小姐”！

这是个阴雨绵绵的坏天气，邮递员差点在红绿灯撞到一个行人。他骂了一声“Kao”，接着一阵风似的骑过叶子油亮得像涂满头油的蔷薇墙，气急败坏地推开乳白色的栅栏，推开铁蓝色的房门，语气不和地把晨报和信丢进那个女生的怀里：“苏紫苏小姐，请你以后不要再寄这样的信来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了！”

邮递员好耐心，至今才想起冲女生挥拳头。而“麻烦的二十三号小姐”却饶有兴趣地把报纸上的新闻挨着读个遍，才用左手撑着下巴笑咪咪地说：“唉，恶作剧真的好累！放心，我以后都不会再寄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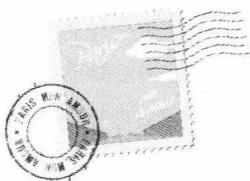
邮递员愤然甩袖离去，而下一秒，她却哭得号啕，泪水打湿了“半臂江山”。

这个女生，就是我。我是苏紫苏。因为我终于知道，从今以后，这个世上再也不会会有陆临暗。刚刚的那张晨报上已经登出昨晚八点半他在狱中用一块瓷片自杀的消息。

而我记得在那之前，他还头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祝我二十岁生日快乐，待到结尾，却又轻轻地问：“紫苏，你会不会难过。难过这些年，心里没有装着一个你喜欢的人。”

其实，我多想勇敢地承认，我心中是喜欢他，很喜欢很喜欢的。可是，他没等到我的告白，就选择永远永远地离开我了。

于是从此，唯有这些寄不出去的信给予我慰藉，成为我内心最深刻最充沛的一部分，但也绝口不提，因为我怕一说出口，就不再是自己。



第一封信

水岸街那个野菊花开满的窗台，我是住在

旧时光里的姑娘

水岸街的夏日来信



长大后读《张爱玲传》，里面提到，在寒冷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张爱玲远去温州看望她的夫君，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你，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会有宝珠在放光。”她去看他时还在想，我在走你走过的路，看你看过的风景，满满的都是愉悦之情。

可那时我还是掐得出水来的鲜嫩，不懂师太这样“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柔情，也不知道水岸街会给我带来内心久违的妥帖。

大货车在柏油路上行驶，早就过了市区，一幅幅画面快速倒退：大簇大簇的野菊花丛，高架桥旁缓缓流淌的河流，还有夏日田野里被风吹到的麦浪，延伸到天际。

我看着窗外的一切，也看见窗户玻璃上自己的容颜。再转过头去，不解地问旁边的阿阮：“阿阮，我们真的要搬到乡下去吗？”

阿阮揉了揉我的脑袋，疲倦地笑：“是郊区，不是乡下。”

可是，有什么区别？一样穷不拉叽，连阿生的狗粮都没有地方卖。

我看着抱在怀里的阿生问：“阿生，我们去郊区好吧？”

“汪！”

“阿阮！”我开心地叫起来，“阿生说Wonderful，它很开心哦！”

阿阮抱住我，又喜又忧地叹：“紫苏，你真懂事。”

我懂事？不，我不懂事！只不过因为生活的动荡让我早就发现，大人都喜欢懂事的孩子。于是我极力掩饰自己爱折腾的性格，摇身一变，变成乖巧安静的女孩子。大概只有我自己清楚，我的内心是密布不见天日的阴暗苔藓，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不会现形。

阿阮带我来的是个叫“水岸街”的地方。的确是鲤城的郊区，旁边有一个号称“中式凡尔赛宫”的建筑正在施工。这里地价格便宜，工程能浩浩荡荡声势浩大，等完成收工，价格翻上几番，赚个盆满钵满轻而易举。

可是现在，就跟歌里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样，水岸街外表贫穷但内心丰饶，鳞次栉比的矮小房屋如同积木般依次排列。

我和阿阮就住在二十三号，很好认，因为在夏天，蓬松的枝叶会覆满矮矮的墙头，巨大的绛红色蔷薇就在逐渐深蓝的空气里舒展。

搬家公司在二十三号进进出出要折腾半天，所以我就抱着阿生守在蔷薇墙下。因为有一些玩意儿对于水岸街的人来说很新鲜，于是少见多怪的陆临暗就和他的一干跟班跑来看热闹。

七月流火，他只穿着陆叔叔的大号沙滩裤，踩着一双四十三码的人字拖，吧嗒吧嗒地像只企鹅一样走来，摇着一把纸扇油腔滑调地与我打招呼：“嗨——美女——”那纸扇软趴趴的，根本扇不动什么风，除了看起来拉风，还真不知拿来做什么用。而我只觉得站在我面前的陆临暗，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古代公子哥调戏良家妇女的流氓味。等我再定睛一瞧，哟！竟还真是有钱公子哥哪！那纸扇竟然是拿纸钞用糨糊粘起来的，只可惜全是一角的。

我内心风起云涌、暗潮澎湃，对他的“膜拜”升华到用中文都难以描述的境界：“SB！”

“什么是SB？”好奇宝宝陆临暗瞪大眼睛地问我。

我无语望天，他便转过头去问他的跟班：“什么是SB？”

跟班正要开口解释，我连忙拦住：“你听错了，我说的不是SB而是BS！”

“那什么是BS？”

“我……”我摇了摇头，露出一副“孺子不可教”的表情由衷感叹，“你不懂，算了！”难道要我说，你难道没有知识吗？没有知识也该有常识吧？没有常识也该天天看电视吧？

正当我和陆临暗交谈不下去时，绿俏大小姐走出了她的闺阁，穿得花红柳绿扭着腰来看我，还露出一副“哎哟，哪有我漂亮”的傲娇表情。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绿俏大小姐。她今年十八，自诩是水岸街乃至方圆十八条街内最美貌无双的一枝花，待嫁状态，整天待在闺阁里要死不死地念一些酸得掉牙的情诗。

空气中很快就弥漫着一股劣质香水的味道，弄得我连打三个喷嚏：“阿嚏！阿嚏！阿——嚏！”

在我打最后一个喷嚏的时候，因为力量过大，直接把口水喷到了离我很近的陆临暗的脸上。绿俏小姐立刻笑得脸上扑的粉都抖落了下来，而陆临暗的脸色……我简直不忍心看！

我真心地道歉：“Sorry啊！”

陆临暗的脸色突然由台风天转成大晴天，喜滋滋地摇摇纸扇：“这个我就懂！对不起嘛！电视上天天都有人说，不过美女你为何懂这么多啊？美女你打哪儿来啊……”

一瞬间，我的愧意就烟消云散了。我翻翻白眼，忍住暴走的冲动：“东土大唐！”

打哪儿来？难道我说就在昨天，我和阿阮都还住在鲤城市中寸土寸金的公寓里，那里有欧式的小阳台，上面栽着我喜欢的绿萝，风一吹，它就寂寞地朝南生长。虽然我讨厌每天都喝一杯牛奶，也讨厌阿姨每天都逼我学钢琴，可是我喜欢那些比我还高的布偶，喜欢阿阮的那些一枚枚带有醉人味道的香水，也喜欢阿阮带我去很贵的餐厅吃饭，隔着宽大的落地窗观看整个城市的阑珊灯火。

可是昨天晚上，阿阮回来就坐在沙发上，脸上有哭过的痕迹，她对我说：“紫苏，我们明天就搬家。”

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的我，不想再理会因为太过吃惊而摇扇动作定格的陆临暗，就目不斜视地朝里走去。

刚走两步，就听见一个中年妇女在嚷嚷：“臭小子！你把你老爸退酒瓶的钱就这样糟蹋啦！一个酒瓶三角钱，整整八块七！臭小子！我打死你这个败家子！”

我回头一看，只见陆临暗哪还有半分老大的模样，反而因为被人扯起左耳而龇牙咧嘴起来。

而那个妇女看到我在打量，便一下把陆临暗的耳朵放开来，于是陆临暗倏地一下把那把纸扇扔在地上，整个人不害臊地把大小姐当挡箭牌，躲在人家身后去，而绿俏果然就花容失色地尖叫起来。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了来。而就是这声笑，惹恼了大小姐。她立即停止尖叫，慢条斯理地“对镜贴花黄”一番，再趾高气扬地对着我“哼”一下，又扭着腰走了。

而到了第三天傍晚，在我从一号铺子打酱油回去的路上，便很巧地与陆临暗狭路相逢了。

我往左边走，他就走到左边，我往右边走，他就走到右边，我不想再与他纠缠，就问：“干吗？！”

陆临暗中闪着八卦的精光，以扇掩嘴地问道：“苏紫苏，听说你们以前很有钱？”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都知道？却还是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谁说的？”

“大小姐呗！”

绿俏啊，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知道什么？于是我“哦”了一声：“啊，对，阿阮做生意破产了，所以我们到这里来。”

“骗人！”陆临暗得意扬扬地说，“你们是被有钱人赶出来的！因为你们一个是小三，一个是从孤儿院捡来的！”

陆临暗的这句杀伤力太大，一击正中红心。我双手一哆嗦，把整个罐子泼到了他身上：“不许侮辱阿阮！什么都不懂的白痴！”

用中文骂人的结果就是陆临暗听懂了，不仅听懂了，还理解了。老大怎能受到这种侮辱？他咬牙切齿地说：“别以为你是美女就了不起，别以为我就不打美女！”

“我好怕怕哦！”我捂着胸口敷衍地表演了一下害怕后，就翻了个白眼，直接从他身边飘飘地荡走了。

今晚匆匆一别，明日水岸街大概就会烽火四起、鬼哭狼嚎起来。

陆临暗住在三十八号，陆叔叔在“中式凡尔赛宫”的工地上搬砖头抬水泥，而陆阿姨就在三号的小餐馆里帮忙。晚上最忙的时候一过，老板娘跑到茶馆里打牌，而陆叔叔收工回来，吃点炸花生，喝点啤酒。

而陆临暗，本来是趁着大人忙碌，带着小跟班们成群结伙地满

世界游荡，去后山偷果子，下河摸泥鳅，在田地打野战，玩得有滋有味。但自从他把那些啤酒瓶子收集起来换了一笔钱后，正经事不干，偏偏去做成一把纸扇，自我感觉品位一下就提升了几个档次，不再漫山遍野地疯跑了，而是开始学阔少爷风流倜傥地招摇过市。如今纸扇尽毁，他没了去勾引无知小妹妹的道具，便一心一意地来对付我。

可是我压根不怕他，有句话形容我很贴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阿阮不说话。

如今这世上，唯一能让我怕的，大概就只有阿阮了吧。

因为就如陆临暗所言，我确是孤儿院出来的，倘若不是遇见阿阮，我不敢想象那样的日子我还要过多久。

阿阮，阿阮，我是怎么遇见阿阮的？

那年的孤儿院，墙面上灰暗的石灰片已经干裂成一块块的，翻飞过来；红色的木质百叶窗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风吹日晒而变了形，早就关不拢，一到雨天就会飘雨，一到冬天寒风就会呼呼地灌进来，像是女鬼在叫。

而更要紧的是，房子里天花板的四个角上，最初只有一点点漏水的痕迹，像是脏了的水墨画。可是到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一到梅雨天，我们可能会突然被滴落下来的雨水惊醒，于是必须在房间里搁着一些锅碗瓢盆来接水，听着叮叮咚咚的声音一夜翻来覆去都难眠。

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一直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的孤儿院，也是要分个三六九等的。

那年我才五岁，最小，去得又迟。他们虽然在阿姨的面前都很乖巧地来帮我，给我水彩笔，和我一起跳绳，拿卡通书和我一起

读，分糖果给我吃，帮我推秋千，可是阿姨一转身，他们就原形毕露：把我的绘画本画得乱七八糟，甩绳的两人故意把我绊倒，把卡通书在我的面前撕成两片还诬蔑说是我撕坏的，把分给我的糖果拿回去还搜刮走本来属于我的那份，在我荡起秋千的时候从后面用力地推我一把。

每次看到我受到阿姨的责骂、弄坏新裙子、没有吃的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甚至他们还带着一种卑微的骄傲居高临下地对我说：“你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懵懂无知的我还特别想和他们和睦相处，还一个劲地去追问：“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如果可以，我就改啊，改得和你们一样，改得你们能接受我。这是我的潜台词，可我还没说出口就被他们打断，也幸好当时他们没有给我机会说出口。

那时的他们转过头来，很得意地说：“我们说不定哪天就遇见爸妈了，可你一辈子都再也遇不到了，再也遇不到了！”

我突然就孤零零地立在原地，夕阳斜斜地打在我身上，又落在走廊上。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越走越远，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然后，我就落进了一片黑暗里。

是的，我与一般的孤儿是不一样的。我不是受父母遗弃，也不是因为被人口拐卖寻不到家人，而是……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有生之年我都再也遇不到他们了。

或许就是因为他们，让我最终也生出了在大人面前装乖巧但骨子里却喜欢恶作剧的劣根性，因为唯有这样，我才可以在这里艰难地生存下去。

而也就是在孤儿院，我遇见了阿阮。

阿阮来孤儿院的前一天，大家就收到通知了，我们都知道有一

位漂亮的女人要来孤儿院选个孩子领养。

“有车的，就像电视里的那种，可以一下子就开到山顶的院门口来！”

“我希望有小熊玩偶，还有各种好吃的，如果还有裙子那就更好了，你说会有漂亮裙子吗？”

“会的会的，阿姨说什么都有，要我们今天都乖乖地去洗澡，明天穿得干干净净地去迎接。”

“对啊，我们还要表演节目呢！”

大家都热烈地讨论着，而我却始终没有多大反应。连他们都可以瞧不起的我，有什么资格被选中呢？

可是那晚，大概因为阿姨她们都忙着去布置和打扫，就没有过多的精力来管我们。于是当阿姨讲完睡前故事关上卧室的门之后，大家就聊天的聊天、打闹的打闹，有的围着屋子团团转，甚至从窗子翻出去到外面的草地上玩耍。

后来就有人提议一起出去玩躲猫猫，结果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概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明天会被选中的就是自己于是心情都不错，或者是我眼中的期待表现得太过明显，总之，他们第一次愿意问我一下：“你要来玩吗？”

我连忙不停地点头，生怕他们一下就反悔了。

他们又说：“要来，就自己跟来。”

于是我就跟着他们从比我还要高的窗台上翻出去，其间因为动作太过笨拙还遭到他们的嘲笑，他们指着我眯起眼睛咯咯地笑：

“看啊，她居然连翻窗子都不会，真是笨蛋！”

但我还是努力地翻了出去，到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看过的与卧室截然相反的崭新世界。

♥

的水
夏岸
日街
来信

012